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廿二.

菲力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，東尼又去打了一個電話。他回來時滿面春風，大家都為菲力鬆了一口氣。東尼劈口就說：「菲力！你真是個寶！」

誰都沒有聽懂他的意思，幾雙眼睛不約而同的盯著他。東尼愛賣關子，他不說話了，先寬衣解帶，脫得只剩一條游泳褲。然後刁著一隻煙斗，坐在屋子中央。

菲力急切地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東尼不理他，對我們說：「你們知道，巴西人英語說得好的沒有幾個……」

他又望了菲力一眼，不忍心再吊胃口，說：「今天下午，菲力去找那位經理。他一推門，把那黑溜溜，滿頭長毛的腦袋往裡一伸。那位經理嚇了一跳，就算沒有把他當鬼，也當做搶錢的強盜。」

「菲力進了門，大喇喇地一屁股坐在沙發上。經理驚魂未定，門一開，這次同時伸進來兩個頭，白蒂和尼可！」

我們想到那幅畫面，大家都笑了。

「這還不打緊，白蒂進去後，也是一句話不說，一屁股又坐在另一個沙發上！」

菲力抗議了：「我們不坐沙發坐哪裡？」

東尼繼續說道：「你們這一坐，連尼可在內，一動也不動地坐了兩個鐘頭……」

「沒有，最多一個鐘頭！」

「好吧，一個鐘頭……」

「我看他很忙，以為他會叫我。」

「他的確很忙，忙著打電話給警察局。說你們形跡可疑，可能想搶錢。警察一聽你們倆那副德性，便教他放心，說準是討飯的，討累了進來休息一下。」

菲力忍不住笑了，東尼繼續說：「經理好心叫工人給他們送上咖啡。工人正要加糖，菲力突然一跳而起，大叫：『不要糖！(No Sugar)』不幸他的澳洲腔太重，巴西人聽成了：『我們的攻擊！(nosso golpe)』，把經理差一點嚇昏了過去！」

東尼學得活龍活現，大家樂得打跌。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巴西人喝的咖啡，簡直是糖汁！」菲力委屈地訴苦。

「那個經理不斷地偷看，那個男的坐著不動，女的卻老伸著頭往外面探。」

「我是怕凱洛琳在外面等得不耐煩。」白蒂解釋。

「總之，辦公室裡人人緊張，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。好幾個客人進來，看看苗頭不對，都溜走了。經理為了安全，把銀櫃、文件箱都鎖了起來，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把鑰匙放在哪裡。這時候，菲力突然站了起來，走到他面前，噁哩咕嚕的說了大半天。可憐他一句也不懂……」

菲力不服氣地說：「冤枉！我說的是葡萄牙語！」

東尼嘆口氣：「唉！怪不得他聽不懂！後來你改說英語，他倒懂了。可是，他只聽懂了一個字！錢！」看東尼那模樣，彷彿是身歷其境：「他一急，把鑰匙順手一塞。緊張地望著菲力，菲力也緊張地望著他，誰都沒有了主意。過了好一會，又進來兩個嬉皮。一個是性感女星，另一個壯壯的東方人，好像戴眼鏡的布魯司李。幾個人噁噁喳喳地商量了一陣，就都走了。」

這後面一段我倒有印象，凱洛琳等得不耐煩了，我們便上樓去把他們叫回來。

東尼接著說：「等我打電話去時，他們還在翻天覆地的找鑰匙。」

我們聽得哈哈大笑，菲力卻哭喪著臉說：「那我們的免費票沒希望了？」

「經理告訴我，只要你們不再去找他，就送你們兩張票。」

晚餐吃的是稀飯，味精豬油加蔥花，大家都認定是雞湯粥，一個個喝得好不痛快。

我等於是正式入了夥，東尼把他們的宣言拿給我。那是一張很大的白紙，上面畫了不少優美的線條，中間是一首詩，下面用花邊圍了一個空欄，上面有幾個簽名。

那首詩是用極工整的字體寫的，詩也很美：

你可曾在清晨膜拜日出？

黃昏陪伴日落？

你可曾夜半裡

在大地的夢鄉，

獨自

海沙與臉頰撫摩？

銀白，浪潮洗淨了月色

戰慄著，全身赤裸？

今天，明天，後天，

天上，地下，或是人間。

「我」在哪裡？

哪裡又有個「我？」

你可曾想過？

地球又是誰的家？

藍天為穹，黃土為蓆，青綠的陳設，

還有

日、月、星辰與無盡的永恒。

誰狠心？

忍心？

存心讓「她」殘破？

朋友！

放棄吧！

讓垃圾成為昨日的惡夢，
除了你，還有個我，
沒有我，你在哪裡？
朋友，朋友原是一夥！

這個入夥的代價是一百元巴幣，東尼憑他以往的社會關係，要找個百八十人毫無問題。而且，據他說真有些社會聞人對這種生活羨慕不已。只是要他們放棄已經獲得的一切，卻是難辦得緊。

這種募化的方式我不贊同，也不便反對。我只說：「募到的錢是不是有個財務預算？」

尼奧立刻抱怨說：「什麼預算？都是東尼一個人花了！」

東尼一聽，勃然大怒：「你說話不憑良心！這房租哪裡來的！你們平常吃飯誰付錢？」

尼奧反唇相譏：「這筆錢是以我們團體的名義募來的！應該只用在團體的需要上！」

東尼氣得把手中的那份宣言往地上一丟：「你說！我是怎樣……我怎麼沒有用在團體上？」東尼氣得語無倫次。

「你以為我不知道？」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

尼奧也火大了，臉色緊繃得如同大理石，他說：「你一個人出去時，都到酒吧玩樂喝酒！那些花費難道是用在團體上？」

東尼跳了起來：「你以為我想出去？像你們整天坐在家裡，一切問題等別人解決，不要曬太陽！不必淋雨！我在外面跑，累得半死！喝杯酒也是應該的！我知道，你嫉妒我！你認為這個差事好，為什麼不自己去？」

「是你自己要去的！家裡你坐不住！」

東尼忍無可忍，緊握著拳頭，幾乎要爆炸了！

「我活該！跟你來受活罪！」

尼奧冷冷的說：「你是活該！是你自願來的！」

東尼突然發狂一般的奔到牆邊，使盡力量，一拳向牆上打去。我們阻擋不及，只聽他「啊啣」一聲慘叫，血光崩飛，人已倒在地上，左手捧著右手打滾。

我衝上去把他扶了起來，檢查他的右手，小指已經斷了，向內彎著，血淚地流個不停。

東尼疼得所有的粗話都出口了，他不住地想用左手去摸痛處。我們按住他，先用手帕綁緊他的右腕，然後把他送到急救站去。

在醫院裡，東尼的怒氣猶未消除，不住地臭罵尼奧。尼奧則悶不吭聲，忙著替他登記，找醫生商量。

醫生來了，碰碰他的斷指，東尼負痛不過，連醫生也罵。

我忙對他說：「你會不會用英語罵？」

東尼不是不明理，只是難以自制，罵人不過為了發洩。他兩眼一翻，果然用英語罵了起來。罵得惡劣不堪，我見那醫生還不住地搖頭，又對東尼說：「義大利話罵起來應該更過癮，別饒了尼奧！」